



梦迷避尘小

● 张西庭
刘焕鲁
宋新立

● 黄河出版社

梦 迷 避 尘

(上部)

张西庭 刘焕鲁 宋新立

黄河出版社

1989·11

**一部稀世珍宝，一个百年奇案，编织
了多少人生，引发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

目 次

上部

楔 子	奇案起始	(1)
第一章	“背后一刀”	(16)
第二章	草动蛇不惊	(53)
第三章	神秘的虎头堂	(96)
第四章	儿女恨	(131)
第五章	春风初绽小桃红	(175)
第六章	难别青楼	(213)
第七章	匪窟另有风情	(253)
第八章	密室不藏珠	(290)
第九章	“善人” “善事”	(327)
第十章	?	(371)

下部

第十一章	“书痴”奇遇避尘珠	(381)
第十二章	难度美人心	(427)
第十三章	吾恶和尚	(468)

第十四章	本市没有警察	(507)
第十五章	蛛丝马迹寻“小彩”	(554)
第十六章	穿大红花衬衫的刑警	(593)
第十七章	神秘女侠	(633)
第十八章	中国人来到病房	(689)
第十九章	有恨自多情	(735)
第二十章	? !	(782)
我们寻找读者(代后记)		(788)

楔子 奇案起始

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日夜奔腾不息，决行激跃，折旋濠洄，来到山东境内。虽则快到入海口，却也丝毫不减其势，如有勇者之跃武扬威，流经湖泉府洛口大堤。大堤宽阔而坚实，上面植着排排杨柳。正是清明时节，鸣鸠拂羽，蚕月条桑。杨柳低低地摇曳着淡淡的鹅黄嫩枝，目循着豪迈粗犷的浩淼浊浪。宛若一个仪态万方的婀娜少女，向一个野性十足的彪形大汉频送柔情，似乎是那样的不和谐，却又天然浑成，相得益彰。造化施展巧夺天工的妙手，将粗犷与婀娜联结出有机的整体，显现出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美来。少女般的杨柳亲亲密密摩肩擦踵地走下洛口大堤，从一条凸凹不平的大车道两旁直延伸几十里外的一座古城，将春的信息传送到大街小巷。那古城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美誉，垂杨与泉水齐名驰于中外，千百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骚人墨客。

年年杨柳笑东风。正所谓“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急”。石火光陨，逝者如斯。枯柳虽朽，新芽成柯。当年的固已老去，新芽却也倏然成荫，喋喋地向人

们讲述着一个衍演数代人几成千古之谜的百年奇案……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八年），三月初五是清明。座落在黄河岸边的湖泉府漫天柳絮，犹如凭空落下一场春雪。人道季春三月，条达风，榆荚雨，恰是红杏枝头花儿许，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时节。此刻，天刚亮不到一个时辰，一乘青呢小轿在官道上如飞而来。两个轿夫脚步协调，使小轿既快又稳。走在小轿前面的是位管家模样的人，寡黄面皮，一绺山羊胡，眼珠子骨碌的转，显出善解人意的精细。只是这眼珠子今日转得再快，却也参不透其中机关，道台老爷一向衍习封疆大吏者沉的官仪，繁文缛节，夸多斗靡，每每出行，动辄八人大轿还嫌不够威风，不知今日为何一反常态，一顶二人小轿，只带他一个管家，说是去看望一个朋友。这管家对道台老爷的为人是了如指掌的。山高皇帝远，整个湖泉府他唯我独尊，予智自雄，挟长挟贵，飞扬跋扈，没有一人值得他折节下交。不知道台大人的这位“朋友”究竟有多大来头？

那轿里坐的正是湖泉府道台赵杨，赵大人。一路之上，大小商号户限为穿，路人熙来攘往，好不热闹。小轿穿大街，过小巷，渐渐离了闹市，出了南门围子外，上了一条漫坡山道。山道周围苍松翠柏，野草萋萋，又是一番风光。已经失却了市区的繁闹，偶尔有一两家山野农舍点缀其间。赵杨一个劲地催促轿夫：“快走！快走！”那些轿夫便顾不得腰酸腿疼，健步如飞。

转过一道小山梁，忽闻泉水之声叮咚悦耳，那泉水汨汨从对面山上流淌，流进山洼之中一座绿荫环抱的庄园。这里的鸟也多了起来，啾啾唧唧唱着春的调儿。小轿在庄园门前停下。管家急奔两步，前去通报庄园的主人。赵杨下得轿来，背了两手，欣赏山野风光。只见远山逶迤，连绵纵横，庙宇石坊，潜伏深藏，在尚未被日光融尽的白练似的一层薄雾笼罩之下，尤显得朦胧神奇。半村半廓，水木难裂，好一处幽静的所在！

这庄园也找不到丝毫豪华奢侈之处。犹如农舍一般，三进三出的院落全是石墙茅舍，一道柴扉将院落围起，让人一看便知，这里住着的无非是山野闲散之人，渔樵耕农之家。如此简朴，倒与山光水色融为一体，妙然天成。

不一会儿庄园主人杨公任急急拉开柴门迎出。此人四十多岁，身体微微发福，圆胖脸，淡眉毛，脸上那笑容如同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一般，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眉梢嘴角。衣着同茅舍一样的简朴，一身布衣，从头到脚不见一丝绫罗。

“不知老公祖到来，晚生有失远迎，死罪死罪。”杨公任不卑不亢，一揖到地，却不跪下叩头。

赵杨还礼不迭，口中说道：“老弟台何必客气。下官在任多年，竟不知湖泉府有这等风雅之地，更不知这风雅之地竟有老弟台这等风雅之人，枉为湖泉知府了！”

杨公任满面谦恭，又作了一揖，连道：“不敢，不

敢。晚生山野之人，老公祖大驾造访，不知有何见教？”

竟没有让客进室的意思。赵杨嘻嘻一笑，携了杨公任之手，反客为主，说道：“老弟台，咱们进去一叙，如何？”

两人相视一笑，携手进屋。那客厅也极粗陋，八仙桌为山上松木所做，散发出淡淡的松香味儿。太师椅是山上古藤制就，古香古色，别有一番情趣。两人分宾主坐下，小厮献上茶来，竟是梅花瓣儿。赵杨饮了一口，余香满口。

“老公祖……”

杨公任刚开口，就被赵杨打断了话头。赵杨摆手道：“老弟台千万不可如此称呼。我姓赵，家母姓杨，与老弟台同宗。如蒙不弃，我们兄弟相称如何？”

“晚生不敢。”

“何必过谦？老弟台与我同出制台大人门下，本有同门之谊，兄弟相称，再恰当不过了。这样吧，愚兄痴长几岁，托大称你一声贤弟了。”

“晚生……”

赵杨怫然不乐，道：“老弟台一定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么？”

杨公任起立，垂手答道：“晚生不敢。只是晚生读过几天诗书，从小又蒙家训，不敢违了礼制。虽蒙老公祖台爱，晚生迂腐得紧，实在不能从命。”

赵杨不得已，苦笑道：“既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了。老弟台，请坐罢。”

两人闲话一阵，由于话题谈尽，已觉无聊。杨公任确乎不晓这不速之客的来意，出言试探，对方不仅笑而不答，反而离了座位，倒背起手，揣摩起墙上的一幅字来。绫边装裱，纸是安徽熟宣，固有了年月，微洇尘黄。“惟俭惟勤。勤则家起，懒则家倾，俭则家富，奢则家穷”二十个行楷大字，无疑有治家格言意味。又出于杨公任的亲笔，再看他的居室，他的衣著，更可断言这是主人的座右铭。赵杨心里一阵冷笑，脸上却无形于色，他大谈了主人的书法如何“心能转手、手能转笔、字便随人意”、“用笔不忙，所以不失势；不缓，所以骨不痴；不瘦，所以形不枯；不肥，所以质不浊”的一大套奉承话之后，仍大扯闲篇，还是没有要告辞的意思。杨公任只好留客，吩咐下人在园中专用的一间膳房内设宴。

那园中又是一番风光。一片牡丹，几丛嫩竹，生机盎然，早已泛出了春天的绿意。竹笋尖尖，从竹丛钻出，雪白娇嫩。中间是一池碧水，天然山石垒砌，鬼斧神工严丝合缝，十数尾金红大鲤鱼自由自在地畅游其间。

不一会儿仆人送上菜来，虽也十碗八碟，却没丝毫荤腥，无非是些白菜、鲜笋、蘑菇、豆腐之类。杨公任道：“山野之中，无肴招待上客。晚生又向不食荤，委屈老公祖了。”说着为赵杨斟酒，那酒也显见是自家所

酸，又苦又烈。

赵杨平日食惯浆酒霍肉、山珍海味，也只得勉强下咽。他心中气恼，不知道杨公何以装出这副寒酸样，自己堂堂一府之长，来到这里，他竟几致数米而炊。好在他晓得一人一种脾性，又要求助于他，自不敢象待下属官僚们一般出言不逊。昨天他才得知杨公任当年的一些阅历。原来这杨公任中举之后，曾在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在湖泉涿源书院办的山东大学堂任职。这大学堂拥有除学习之外的监督、总教习、监学、庶务、会计、文案、华教习、洋教习、通译等庞大编制，这里的教员要具有进士或翰林的资格，无一不身着朝服，头戴顶子。后来袁任直隶总督，由继任巡抚周馥继续兴办。杨公任跻身大学堂，按身份当个教习，也算不错了。可不知两年前他为什么辞职赋闲了。嫌官小，可以捐么！眼下，这打算就险些实现。如此一个巨富，却原来是个守财童子。赵杨呷了一口酒，竟苦得一咧嘴，不由发话道：“老弟台家藏万贯，生活如此简朴，不失君子风范，可敬，可佩！”

杨公任坦然说道：“老公祖说笑话了。晚生家境贫寒，怎得万贯家产？唯有薄田数十亩，勉强度日。好在晚生生性淡泊，不以为意，以诗酒为朋，松竹当友，倒也自得其乐，不觉其苦。”

“老弟台过谦了，”赵杨一笑，道，“向老佛爷进贡，天下能有几人？”

杨公任面不改色，说：“晚生向太后老佛爷进贡之物，其实并非什么价值连城之宝。祖宗传下一些珍玩，晚生不敢自专，贡於老佛爷，略表孝心罢咧。”

赵杨道：“老佛爷富有天下，既能对老弟台所贡之物如此青睐，可见不是一般凡品。”

“太后老佛爷什么宝物没见过？恩宠有加，不过是体恤下情，顾念晚生作臣民的孝心。”

赵杨沉默半晌，忽地朝杨公任面前一跪，说道：“请杨老爷开恩！”

这一下在旁伺候的山羊胡子管家也怔住了。杨公任却不惊不讶，依旧面带笑容，稳坐在椅子上，说道：

“老公祖这是何意？岂不折煞晚生了！”

赵杨磕头如捣蒜，连连说道：“杨老爷开恩！杨老爷开恩！求杨老爷看在同门面上，在老佛爷面前美言几句，否则，我赵某死无葬身之地了……”

杨公任微笑道：“老公祖哪里话来？杨某一介寒士，朝中既无亲贵，怎能得觐太后老佛爷天颜？”说罢伸出手来，欲扶不扶地虚向赵杨，“老公祖快快请起。”

赵杨又狠狠地磕了三个响头，才爬起来，叹了口气，从怀中摸出一张纸来，双手捧过，说：“杨老爷请看。”

那是一张“邸报”。据近代新闻学家考证，“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它其实是宫廷简报，记载的非是些朝廷大员升迁、罢黜，皇帝、太后的口谕，以及某地发生某重大事件之类内容。大约朝廷初意是为了互

通情况，后来那些穷极无聊的京官们为了弄几两银子，便拿了这京报去外放的大员们处卖钱。外放的大员们为了解情况，都通过各种渠道弄到“邸报”。赵杨自然也不愿做聋子、瞎子，每年从搜括来的钱财中送点儿银子给一位在军机处当差的同乡，于是定期便有邸报从京城送来。

这张邸报赵杨的同乡送得很急。赵杨拆了一看，这邸报上写着：湖泉府举人杨公任进贡太后老佛爷珍宝一部，竟於湖泉府境内黄河边遭歹徒抢劫。太后老佛爷龙颜大怒，懿旨曰，可恶！朗朗乾坤，清平世界，恶徒如此逞凶，湖泉府道台赵某如何当差？即飭巡警部八品巡警丁宜轩赴湖泉，捉拿凶贼，追回贡品，不得有误。

赵杨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慈禧太后乖戾凶残，真的怪罪下来，别说前程不保，便连性命也只怕难留了。急忙差了人带了银子进京打点，又想解铃还须系铃人，杨公任有这般能耐，不通过衙门，自己打通了路子进贡西太后，自然也能帮自己说句话，求个情。

可怜赵杨自补了湖泉府，除了搜括民财，便眼皮子向上，整日里想方设法巴结上司，根本不同当地士绅往来，竟无论如何想不出杨公任为何人，住在哪里。问管家，那管家尽管路路通，却也不知杨公任其人。只得指派司户去查。事有凑巧，与司户官员的谈话书僮听到了，那官员走后，便对赵杨跪下一条腿，说：“回老爷，奴才姑妈的表侄的侄儿的媳妇便姓杨，是杨公任杨

老爷同宗，没出五服呢。听说，杨老爷是方圆百里闻名的大善人，踏死只蚂蚁，还要念一遍超生经。为人极和善，族中人有了急难，他老人家总是出手相帮。连奴才姑妈的表侄的侄儿那媳妇的嫁妆，也是杨公任杨老爷备下的……”

这时那司户官员也派人查清了杨公任是何许人，住在何处。第二天便备轿来访了。

当下杨公任却不看那邸报，漫不经心地说道：“老公祖原来为的这事。既有太后老佛爷懿旨，想来朝廷自有调度，不消我等费心。老公祖，你说是也不是？”

“杨老爷，”赵杨朝杨公任一揖，说，“此案关系重大，能否将案情见告，下官也好助一臂之力？”

杨公任拈须沉吟，半晌，微微点头，却又向管家扫了一眼。赵杨摒去管家，花园中便只剩赵、杨两人。杨公任道：“这件事说来话长。前年三月间，一天夜晚，晚生在睡梦之中，忽闻耳边一声响亮，这花园中亮起一道白光。一惊醒来，万籁俱寂，天黑如墨，方知是南柯一梦。心下坦然，随即睡去。岂知第二日又是这时刻，作了同一个梦。醒来便觉这事蹊跷。到了第三日，睡梦中有人高呼我的乳名，道：‘阿任，阿任，睡得恁死！还不快起，跟我取宝！’我迷迷糊糊地起了床，就见面前一缕白光，引导我走向花园。走着走着那白光聚在一处忽然消失，我想莫非天意？便取来锄头，在白光消失处挖了下去。不一会便听锄头触到硬物，刨起一看，原

来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把这铁盒抱到室内，用力撬开，只见里面盛满珍珠、宝石……”

赵杨越听越神，不禁问道：“这些珍宝，一定是杨老爷祖上遗物了？”

杨公任点头道：“正是。晚生早听家母说过，先祖曾积下家财，只不知藏於何处。今日珍宝现身，倒教晚生颇费踟蹰。晚生对于荣华富贵一向淡泊得很，乐于耕田度日，粗茶淡饭足矣。偶见这许多珍宝，倒不知如何处置。晚生自知福薄，思虑再三，决定将珍宝如数贡于太后老佛爷。”

赵杨赞道：“杨老爷对朝廷忠心赤胆，可嘉可敬！”

“老公祖过奖了。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宝，也非朝廷莫属。晚生何等样人，岂敢掘宝自享？再说富贵之於我，如秋风过身。倦鸟知归，缩屋称贞，山楼谷隐，也自有一番闲云野鹤的情趣。后来几经周折，总算有人在朝中帮忙，将晚生贡品单子献于太后老佛爷。太后老佛爷光泽天下，洞察赤子之心，天恩浩荡，命将贡品送往京城。在押贡人员上，晚生倒颇费了一番周折。晚生家中虽有数名健仆，只是身手平庸，难当此大任。此事又不便张扬，晚生便以做买卖为由，招募得十名镖师。那一日也在这后花园中，晚生看十名镖师比武。其中一名大汉，叫做胡豹子，真如八臂哪吒一般，与九名镖师相斗。只见胡豹子左拳右脚，转瞬将九名镖师尽数打翻在地。胡豹子叉手而立，哈哈长笑。

忽见躺在地上的九名镖师一齐出手，十八支钢镖激射而出，打向胡豹子。距离太近，又事出突然，胡豹子来不及闪避，两条快速无比的手臂上下翻滚，只听叮叮咚咚，十六支钢镖被击落在地。可后发的两支钢镖看来力道奇大，一支直奔胡豹子面门，一支直奔胡豹子下腹。胡豹子手臂也来不及抬，眼看就要死于非命。只见树上一个十来岁孩儿如飞扑将下来，头朝下脚朝上，伸出两只小手，硬生生将快要射到胡豹子身上的钢镖接到手中。那小小身影翻身立起，扑到胡豹子怀里，叫声‘哥哥’。胡豹子仍是叉手而立，哈哈大笑，说道：‘只要我兄弟联手，天下无敌！’”

“哥哥英雄，弟弟小小年纪，却也恁地了得！”

“是啊。晚生心中大喜，当即辞退那九名镖师，单请胡豹子兄弟保镖进京。这件事做得机密，连晚生家人俱不知晓。胡豹子兄弟且又化了妆，扮成叫花子模样。可胡豹子兄弟只走到黄河岸边，尚未渡过河去，便双双遇害身亡，珍宝也不知去向，唉……”

赵杨心头一凛，忙问：“三个月前在黄河边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死者是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和一个寡瘦小孩，便是胡豹子兄弟了？”

杨公任点头道：“正是。”

三个月前，黄河岸边发生一起凶杀案，赵杨曾带领件作亲去验看现场。那络腮胡子背上被捕了一刀，直穿心脏而死，那小孩则死得更惨，除了背后一刀，脸孔也

被剥得稀烂。两人衣着破烂，讨饭花子一般，身无长物。当时赵杨便生疑窦，童子既死，何故破相？后来果然地方报称，案发处不远村落有一牧童失踪，赵杨更是恍然，那牧童必是那个小孩的替身无疑了。因那时判的是叫花子内里仇杀，深究无益，上策自是将错就错，没承想中间竟还有这等曲折。赵杨沉默半晌，不由道：“你说的那兄弟二人，兄长已死，其弟倒未必……”

“怎么？”

“倒未必已死。”

杨公任脸色骤变，赵杨竟未觉察，自顾自接着说道：“恶徒抢劫贡品，罪大恶极！不知杨老爷有何打算，还望见告。如有用下官处，下官万死不辞。府中缉案人等，任凭杨老爷调度。”

“晚生谢过老公祖，”杨公任竟显得有些怔忡不宁，道，“不过，太后老佛爷既派了巡警丁宜轩丁大人来，料想盗贼也难逃法网。”

“听杨老爷口气，对丁大人颇为知晓。下官孤陋寡闻，能否见告一二？”

杨公任喘了口粗气，道：“老公祖是否记得庚子事变（1900年）之后，大清朝第十代和硕肃亲王善耆王爷，在东洋浪人川岛浪速协助之下筹办大清警察之事？王爷手下有位干员，就是这位丁宜轩丁大人。其后丁大人专门习练东洋警察之道。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我大清设巡警部，丁大人亦是干员。光绪三十二年，丁大